

大學衍義補

自百五十四
至百五十六

仁2

76

29



仁12
號 76
卷 59

大學衍義補卷之一百五十四

明

閣臣前國子監祭酒丘

經筵日講官左諭德陳

仁錫評閱

潛進呈

治國平天下之要

馭夷狄

四方夷落之情

中

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維唐虞以上有山戎
獫狁薰鬻居于北邊隨草畜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
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佗驢羸與騾同馱馱生三日而超其母
駒駝生北驪奚馱驢也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常居耕田

大學衍義補

卷一百五十四 四方夷落之情中

一

之業。然亦各有分地。無文書以言語為約束。兒能騎
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肉食士力能彎弓。盡
為甲騎。其俗寬則隨畜。田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
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鋌。
鐵把小矛也。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
禮義。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
食肥美。老者飲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
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

臣按。漢史謂匈奴無文書以言語為約束。自秦
漢以至於唐宋皆然。蒙古入主中國。始令西番

僧馬八巴造為字書。今世所謂蒙古字是也。

周武王世以時入貢。名曰荒服。其後二百有餘年。周
道衰。穆王之孫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
國。被其苦。詩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
故。至懿王曾孫宣王興師。命將以征伐之。詩人美大
其功。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是時四夷賓服。稱為中
興。至于幽王。用寵姬褒姒之故。與申侯有隙。申侯怒
而與吠戎共殺幽王于麗與驪同山之下。遂取周之地。
鹵獲而居于涇渭之間。侵暴中國。

臣按。戎狄弑中國王。而取中國地。周之時已有

之。然不在成康之世。而在幽王之時。使幽王不寵褒姒。而其臣申侯不與犬戎交通。則彼犬戎者。固不敢越其封疆。而入吾內地。况又敢割刀於中國之天王哉。此世道之大變也。

匈奴之先。自淳維在殷時。奔北方。至周末七國時。而與燕趙秦三國為邊鄰。秦滅六國。始皇遣蒙恬北擊胡。悉逐出塞。收河南地。渡河以陰山為塞。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匈奴單于曰頭曼。不勝秦北徙。至秦亂稍度河。與中國界於故塞。後為其子冒頓射殺之。而自立為單于。遂東襲滅東胡。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

侵燕代。悉復秦所奪匈奴地。其控弦之士三十餘萬。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其世傳不可得。而次然。至冒頓。而匈奴最強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諸夏為敵國。其姓世官。號可得。而記曰單于。姓孛鞞氏。其國稱之曰撐犁孤塗單于。匈奴謂天為撐犁。今胡言猶謂為騰乞犁也。謂子為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然也。

臣按。此北狄之在前漢者。

漢高祖七年。帝自將討韓王信。信亡走。帝聞冒頓居代谷。欲擊之。使人覘匈奴。冒頓匿其壯士肥馬。但見

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高帝復使劉敬往使匈奴。敬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矜夸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業行，高帝怒，罵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高帝至平城，兵未盡到，冒頓縱精騎四十萬，圍高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高帝用陳平秘計，使使閒厚遺閼氏，謂冒頓曰：兩王不相圍，今得漢地而單于終非能居之也。乃解圍之一角。會天大霧，漢使人往來，匈奴不覺。陳平請令彊弩傳

兩矢外鄉。去聲從解角直出。高帝出圍，至平城。漢大軍亦到，胡騎遂解去。高帝至廣武，赦劉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已斬。前使十輩矣，乃封敬二千戶爲關內侯。

臣按：漢高祖以百戰之餘，所統皆奇才良將，且爲匈奴所圍者七日，不有陳平秘計，不幾于危乎。然是時虜騎乃至，四十萬，則是北虜之彊，自漢初已然矣。夫自高祖解圍之後，至于我朝一千四百餘年，中間歷魏晉隋唐，而北狄之興亡盛衰起滅分合，不知凡幾，變而至于胡

元極矣。說者以謂北狄之盛也。固莫盛于胡元。而其衰也。亦莫衰于今日。何也。蓋天下理勢相為乘除。物極則反。盛極而衰。亦必然之理也。何以明之。自古北狄之為中國害者。非以其地之廣也。亦非以其人之衆也。徒以其生長沙漠之外。逐水草以為居。捕野獸以為食。而衣其皮。耐飢寒。習勞苦。而不畏死。而我中國之人。好逸而。不禁勞。不能忍飢。而受寒。而又惜身愛命。以故往往為彼所勝耳。至于胡元入中國。奄南北。而有之。空其部落。居我內地。棄彼夷習。效我華風。

宮居而室處。衣錦而食粟。其黠慧者。又學我道。藝雅言。而士行濶步。而寬衣。凡其自昔猛鷲之態。皆變而為柔。耐苦之性。皆變而為驕。况其百年以來。內外官司。皆用其國人。以為之長。非獨畿甸間為然。則雖遠而瘴癘之鄉。細而魚鹽之職。所謂達魯花赤者。非其種類不用也。所至戍羣。隨在而有。其言語習尚。雖多循其舊。然其肢體筋骨。無復如前日之耐飢寒。其勞苦矣。一旦天兵南來。其主開建德門。夜遁倉卒。隨行者。惟宮禁宿衛京輦屯營者耳。若夫遠宦之臣。外戍

之卒固不能盡從也。敗亡之餘歸其故域者蓋亦無幾。非但失中國之法制而併與其本來之部落而迷失之。游魂殘魄苟延喘息於草野之間。分散而微弱。紛雜而無統。而其狃狃然見骨必爭者。犬戎之性故在也。方且自相魚肉。自相攘奪。救死扶傷之不暇。以故不能為我邊防之害。雖有小警。不過鼠竊狗偷。非有深謀宿計。處心積慮。如前代匈奴突厥之所為者。我

太宗皇帝親統六師。凡六出塞。歷數千里之遠。窮其巢穴。彼皆雉竄鼠伏。無有一虜敢張螳臂以

當雷霆之威者。僅受一也。先土干降附而還。是以百年之間夷狄懾伏。邊境肅清。自秦以來所未有者。書之史冊。足以垂耀千古矣。自洪武永樂以來。其酋如本雅失里馬哈木阿魯台朶而只伯之輩。皆駑才下乘。非有冒頓之猛鷲。尚結贊之狡猾。雖或侵軼。隨即破滅。惟脫歡者挾脫脫不花以肆毒。其子也先繼之。已巳之變。非彼之能。乃吾謀臣之誤也。使當時聽大臣言。遣一裨將禦之。不過旬日。彼自去也。若夫統幕之還。分為數營。使彼不知所攻。不終日入懷來城矣。

設使不分而我軍中尚存前代之長技。如高祖解平城之圍。令以彊弩傳一矢。外嚮數萬之弩。次第齊發。彼安能薄我哉。然當是時。虜悉其部落。并脇兀良哈海西諸部皆來。大眾不滿四五萬。其視平城之四十萬騎。何其多寡之懸絕也。臣故曰。北虜之衰。莫有衰於今日者。此也。自是以後也。先為哈刺所殺。哈刺為孛來所殺。孛來之後。毛里孩。札加思。闌之徒。皆是自相屠戮。釁生于黨。與禍起于肘腋。未有父子繼世者。是固天厭夷惡而助我。

皇仁。則其虜之無能為。亦可見矣。雖然。逢蠱蠱有毒。古人善喻。昔者阿骨打之起於遼末。鐵木真之起於金季。皆以其微弱而蔑視之也。為國者防微杜漸。恆恐禍生於所忽。譬則近山之居。虜有虎狼之害。則必高其垣墉。深其陷窞。塞其蹊隧。而迂其往來之道徑。則虎狼不能為吾畜產之害矣。我

國家都燕。切近邊夷。尤宜加慎。則夫關隘之修。兵備之飭。將帥之任。兢兢然如蹈虎尾。如臨深淵。一食息之頃。一寤寐之餘。念茲在茲。無一念

而不在茲是惟

宗社無疆之休

晁錯言于文帝曰。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筈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鬪。劔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

臣按。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而各有所長。用兵者知其長短之所在。以其所長而乘其所短。掩吾所短而避其所長。則可以取勝而不敗矣。突厥阿史那氏。蓋古匈奴北部也。居金山之陽。臣于蠕蠕。種裔繁衍。至吐門。遂疆大。更號可汗。猶單于也。婁曰可敦。其地三垂薄海。南抵大漠。隋末始畢可汗咄吉嗣位。華人多往依之。控弦且百萬。戎狄熾彊。古未有也。唐高祖起太原。遣使往聘。與連和。

宋祁曰。隋季世虛。內以攻外。生者罷道路。死者暴原野。天下盜賊共攻。而亡之。當此時。四夷侵中國。微而突厥最彊。控弦者號百萬。華人之失職不逞者。往從之。其為之謀導之入邊。故頡利自以為彊大。古無有也。高祖初。即位與和。因數出軍助討賊。故詭臣之。贈予不可計。虜見利而動。又與賊連和。殺掠吏民。於是掃國入寇。薄渭橋。騎蓋蒙京師。太宗身勒兵。顯責而陰開之。戎始內阻。不二年。縛頡利。獻北闕。下霆掃風除。其國遂墟。

與賊連和
其禍之遠
爾

臣按。漢之冒頓控弦三十萬。唐之頡利控弦幾

山海關無
墻而以虜
為墻可不
戒乎

百萬。宋之契丹女真。韃靼。未必如漢唐之盛。然而漢唐之世。雖受其害。而終不若宋朝之甚焉。蓋漢唐有邊關以為之阨塞。而虜未有城池。據中國。地。宋則失其險隘。而以內地為邊。故也。

回紇其先匈奴也。元魏時號高車部。或曰勅勒。訛為鐵勒。其部落曰袁紇。薛延陀等。凡十有五種。皆散處磧北。至隋曰韋紇。其人驍彊。初無酋長。逐水草轉徙。善騎射。喜盜鈔。臣于突厥。突厥資其才力。雄北荒。後韋紇叛突厥。自為俟斤。稱回紇。姓藥羅葛氏。居薛延陀北。娑陵水上。距京師七千里。衆十萬。勝兵半之。突

厥已亡。惟回紇與薛延陀為最雄彊。其後攻薛延陀，殘之，并有其地。遂南踰賀蘭山，境諸河。天寶中有裴羅者，自稱骨咄祿毗伽闕可汗，南居突厥故地，悉有九姓之地，斥地愈廣。東極室韋，西金山，南控大漠，盡得古匈奴地。其後易回紇，曰回鶻，言捷鷲猶鶻然。宋祁曰：夷狄資悍貪，人外而獸內，惟剽奪是視。故湯武之興，未嘗與其事，蓋疎而不戚也。

臣按：有唐一代，北狄最彊者，前曰突厥，後曰回鶻，突厥控弦多幾百萬，回紇悉有九姓之眾，然皆居其境內而不得中國地，故其為害止於邊。

地。宋之契丹拓跋，其地與眾，未必過此二虜。然契丹得幽燕十八州地，拓跋盡有興夏之境，據中國地，用中國人，為中國害。此宋邊患所以比唐為甚。今當以之為戒，而防之於微，切不可使之得用吾逸出之人，據吾尺寸之地。

契丹之制，居有宮衛，謂之幹魯朵。出有行營，謂之捺鉢。分鎮邊圉，謂之部族。有事則以攻戰為務，閑暇則以畋漁為生。秋冬則違寒，春夏則避暑。隨水草以就弋獵。

大明一統志曰：北胡種落不一，歷代名稱各異。夏曰

獯鬻周曰獫狁秦漢皆曰匈奴自漢以來匈奴頗盛後稍弱而烏桓興漢末鮮卑滅烏桓盡有其地後魏時蠕蠕獨強與魏為敵蠕蠕滅而突厥起盡有西北地唐滅之五代及宋契丹復盛別部小者曰蒙古曰秦赤烏曰塔塔兒各據分地既而蒙古兼并有之遂入中國傳十四世遁于沙漠傳子愛猷識里達臘傳脫古思帖木兒為也速迭兒所殺其部屬皆奔散來附洪武二十五年遣將周興往討其罪追至撒撒兒山大敗之自是不敢近邊者十餘年永樂間有本雅失理者及其下馬哈木阿魯台奉貢惟謹因封馬哈

木為順寧王阿魯台為和寧王已而叛服不常遣使諭之不悛車駕屢親征之諸胡始平本雅失理盡率其部屬來朝願居京師宣德中馬哈木攻殺阿魯台欲領部落人心不服乃求脫脫不花立為王居沙漠之北馬哈木子脫懽脫懽子也先居沙漠之西北瓦剌地

臣按自周以來北狄之寇止及邊境而已至五代石敬瑭以山前後十六州賂契丹始據中國地立城郭大為中國害前此如春秋之吳楚是中國之人居邊夷地晉世之五胡乃夷狄之種

居中國地。他如匈奴烏桓鮮卑蠕蠕突厥回紇吐蕃皆是夷狄居夷狄地。時或爲邊境患耳。至契丹始效中國稱大號。與宋爲敵國。女直又奄中州而有之。蒙古遂混一南北。盡有中國帝王所自立之函夏。嗚呼作俑者其契丹之阿保機乎。所以肇其端基其禍者。則石敬瑭也。豈非萬世之罪人乎。夫夷狄之禍自古有之。而禍之大者。始起于此。惟其禍之大。所以防而備之者。宜比古人加意百倍。蓋非特爲邊民慮。所以爲宗社計也。自秦漢以來。建都于關中洛陽汴梁。其

邊圉皆付之將臣。惟我

朝都于幽燕。蓋

天子自爲守也。前此都此者。若金若元。皆夷也。而夷居於近夷之地。將以臨中國而內侵也。而我朝則居中國之盡處。而北臨邊夷。我之所以控而制之者。固重而要。而彼之所以來而侵者。亦速而近。所以思其患而預爲之防者。比漢唐尤宜倍加意焉。當夫無事之時。而爲先事之慮。毋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毋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可也。君臣上下。朝夕講究。預求所以

待彼及我所不可攻之策。必須盡善盡美。萬全無弊。彼雖欲來也。無可通行之徑。彼雖欲攻也。無可容足之地。彼雖欲變也。無可乘起之隙。兢兢焉。無事之時。恆以有事處之。業業焉。彼雖不來。而吾切切焉。如其禍患常在。旦夕間焉。此無他。切而近也。寧過備而棄之。不後時而生悔。萬一公卿相將。及左右之臣。有假鎮靜之術。以掩其無能之迹。為必無事之言。以寬

主上之憂。此皆奸邪小人。李斯趙高之流也。呂祖謙有言。何能為之一言。實亡國敗家之本。古人

所謂一言而喪邦者也。又曰。何能為者。萬惡之所從生也。伏惟

聖明留神省察。

大明一統志曰。兀良哈。本春秋時山戎地。秦為遼西郡。北境漢為奚舍所據。東漢征敗之。走匿松漠間。後魏之先。復居于此。號庫莫奚。後服屬契丹。元為大寧路北境。

本朝洪武二十二年。征敗北胡來降者衆。詔以兀良哈之地。置泰寧。朵顏。福餘。三衛。以處之。為東北大藩。命其長為指揮使。指揮同知。各領其部。

臣按自古北狄種類甚多。今三衛所居。在古東胡地。東胡在古有鮮卑奚契丹等種。不一。今則不復識別。以所居觀之。其奚種歟。今衛有以福餘名者。古有扶餘國。在玄菟北千里。或是其遺種。不可曉也。永樂初。棄大寧地與之。今其地密邇。

京師。歲歲朝貢不絕。用為藩屏。夫彼雖內附。日久。然終是夷類。往往隨盛衰以為向背。朝廷羈縻之。固已臣服。然所以區處之者。不可不以其道。賜予之者。不可不以其節。竊聞景泰

初。三衛為虜所驅。竄名虜中。隨之來貢。我所以待之者。比其常例。加優數倍。彼乃憤然謂我畏疆而懦弱。遂堅從彼之心。噫。此乃陳平用草具間楚使之計。我偶襲而用之。不自覺也。其後建州董山亦以宴賞厚薄之故而叛。請自今以後。三衛所來朝。比諸夷優加禮待。仍詔之。遇有荒歉。許其來告。遣使振卹之。其頭目中。有幼子孤者。依軍官優給例。一體賞賚。如此。則彼感我深恩。永為扞蔽矣。以上北狄。

以上四方夷落之情

大學衍義補卷之一百五十四 終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大學衍義補卷之一百五十五

閣臣前國子監祭酒丘濬進呈

明 經筵日講官左諭德陳仁錫評閱

治國平天下之要

馭夷狄

四方夷落之情 下

漢武帝元朔三年張騫自月氏還具為天子言西域諸國風俗太宛在漢正西可萬里其東北則烏孫東則于賓于賓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

隴西長城南接羌。隔與隔同漢道焉。烏孫康居奄蔡大月氏皆行國隨畜牧。與匈奴同俗。大夏在大宛西南。與大宛同俗。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安得此。曰。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與大夏同度。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少北則為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天子既聞諸國多奇物。而兵弱貴漢財物。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欣然以騫言為然。乃令騫因蜀犍為發。閒使四

道竝出。求身毒國。各行一二千里。其北閉氏。南閉。焉。昆明殺略漢使。終莫能通。騫又言于武帝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昆莫地空。蠻夷戀故地。又貪漢物。誠以此時厚賂烏孫。招以東居故地。漢遣公主為夫人。結昆弟。其勢宜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為外臣。自是西域始通於漢。凡三十六國。
臣按。此自秦漢以來通西域之始。

光武建武二十一年。西域十八國。俱遣子入侍。請都護。帝不許。諸國侍子久留敦煌。皆愁思亡歸。莎車王

賢知都護不出擊破鄯善。鄯善王安上書願復遣子入侍。請都護。帝報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

班固曰。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迺表河曲。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支。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矣。然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葱嶺。身熱。頭痛。懸度之阨。淮南杜欽。楊雄之論。皆以爲此天地所以界列區域。絕外內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衆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

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不爲益。棄之不爲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內屬。數遣使置質于漢。願請都護。光武遠覽古今。因時之宜。羈縻不絕。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却走馬。義兼之矣。

蘇轍曰。戎狄之俗。畏服大種。而輕中國。戎疆則臣狄。狄疆則臣戎。戎狄皆弱。而後中國可得。而臣戎狄皆疆。而後侵略之患不至於中國。蓋一疆而一弱。中國之患也。彼其弱者。不敢獨戰。是以爭附疆。

國之餘威以趨利於中國而後無所懼疆者并將弱國之兵蕩然南下而無復反顧之憂然後乃敢專力於中國而不去此二者以勢相從而不可開是以中國之士常不解甲而息也故北狄疆則中國不得不厚西戎之君

臣按自漢遣張騫通西域後而中國帝王當全盛時往往遣使遠通西域在漢則為大宛烏孫于闐龜茲月氏諸國在唐則為高昌焉耆龜茲于闐天竺諸國在宋則為天竺高昌大食于闐龜茲諸國在

本朝則為哈密火州亦力把力撒馬兒罕哈烈于闐諸處夫古今所謂西域者其土壤山川不改其舊但其名稱隨世更改不可一一復識別也惟所謂于闐者自漢以來至於今日恆不改其舊稱焉因此一國考史所紀方向里數步而考之似亦可以得其彷彿者矣然聖人詳於治內而略於治外因其名知其所在隨其俗而處之斯為得矣政不必如漢人之遣使臣設都護置質子通昏姻求珍貨是皆無益於治亂班固所謂得之不為益棄之不為損斯言盡之矣惟

今所謂哈密赤斤蒙古罕東安定阿端曲先皆前代中國之邊境所謂敦煌酒泉伊吾之故地洪武永樂中因其土酋內附立以為衛其地處吾近邊薄於北虜不可繫以外虜視之使為虜用是亦漢人斷匈奴臂不使得以通羌之一策也。

唐書吐蕃本西羌屬蓋百有五十種散處河湟江岷間有發羌唐旄等然未始與中國通居析支水西祖曰鶻提勃悉野健武多智稍并諸羌據其地蕃發聲近故其子孫曰吐蕃而姓勃率野。

宋祁曰唐興四夷有弗率者皆利兵移之歷其身犁其庭而後已惟吐蕃號雄疆為中國患最久贊普遂盡盜河湟薄王畿為東境犯京師掠近輔殘馘華人謀夫虢帥圍視共計卒不得要領晚節自亡而唐亦衰焉。

臣按唐書謂吐蕃散處河湟江岷間河湟即今陝西西寧河州等處江岷即今陝西岷洮州及四川松茂等處也。

大明一統志西蕃即吐蕃也其先本羌屬散處河湟江岷間其酋發羌唐旄等居析支水西後有樊尼者

西濟河。逾積石。居歧布川。或邏婆川。隋開皇中有論贊索者。居牂牁西。唐貞觀中始通中國。既而滅吐谷渾。盡有其地。至唐末衰弱。種類分散。入內屬者謂之熟戶。餘謂之生戶。宋時朝貢不絕。其首領喚斯羅始居鄯州。後徙青唐。神哲高宗朝。皆授以官。元憲宗始於河州置吐蕃宣慰司。都元帥府。又於四川徼外置礪門。魚通。黎雅。長河西等處宣撫司。世祖時復郡縣其地。設官分職。以吐蕃僧人入思巴爲大寶法王。帝師領之。嗣者數世。弟子號司空。司徒。國公。佩金玉印章者。前後相望。

本朝洪武六年。詔吐蕃各族酋長舉故有官職者。至京授職。遂置五衛門。建官賜印。俾因俗爲治。以攝帝師。喃加巴藏卜爲熾盛佛寶國師。元國公南哥思丹。八亦監藏等爲都指揮。同知宣慰使。元帥。招討等官。自是蕃僧有封灌頂國師。及贊善王。闡化王。正覺大乘法王。如來大寶法王者。俱賜印章。誥命。比歲或間歲赴京朝貢。

臣按吐蕃之地。北起陝西之河湟。迤南歷四川。抵雲南西北之境。洪武六年立都指揮使司者。一。隴答衛也。七。二。烏思藏朶甘也。指揮使司者。一。隴答衛也。七。

年又置宣慰司者三。朶其及董卜。韓胡。長河西。魚通。寧遠也。置招討司者六。萬戶府者四千戶。所者十有七。此皆在外化之境。歲通朝貢而已。自有西僧以來。此屬不爲邊患。遇有寇盜。朝遣僧諭之。尋卽解散。若夫邊徼之內。如陝西之岷州。洮州。四川之龍州。黎州。諸處。人雜氏羌。是皆吐蕃之種落。久已內屬。悉聽官府約束。不復生梗。惟所謂松藩者。其地險隘。饋餉爲難。生蕃頑獷。屢爲邊害。所以遏絕之者。區處未得其宜。蓋其地瘠而人貧。性躁而無常。然俗頗尚僧。

請下羣臣議。隨其俗以爲治。於今屯軍去處。依岷州例。建一大刹。擇蕃僧中之有道行爲衆所信服者。授以誥印職名。俾守其地。每歲遣入賞賚。仍於威州。或茂州立一大營。退前時將卒於此守禦。扼其要害。通其互市。如此則可以少紓蜀人輸運之苦。而息邊境劫掠之患矣。以上西羌

漢武帝元狩元年。始通滇國。元封二年。始置益州郡。明帝永平十二年。哀牢王柳貌率其民五萬戶內附。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縣。唐玄宗開元二十六年。冊南詔爲王。蠻語謂王曰詔。先有六詔。莫能相統。蒙舍

詔最在南。至皮邏閣。浸疆大。乃求合為一。朝廷許之。徙居太和城。宋熙寧九年。大理遣使貢方物。政和九年。封其酋為大理國王。元憲宗二年。平大理。立為三十七郡。世祖自西蕃入大理。平雲南。遣將招降其酋長。遂分三十六路。四十八甸。皆設土官管轄。以太理金齒都元帥府總之。
本朝洪武十七年。立為麓川車里。二宣慰使司。此外又有孟養。木邦。緬甸。老撾。八百大甸。宣慰司。其與麓川車里。皆是百夷之種類也。

蘇轍曰。蠻夷之人。擾邊求利。其中非有大志者。其

類皆可以謀來也。愚嘗觀於西南徼外蠻夷。而求所以為變之始。而至於攻城郭。殺人民。縱橫放肆。而不可掇者。其積之莫不有漸也。夫蠻夷之民。寧絕而不與通。今邊徼之上。利其貨財。而納之於市。使邊民凌侮欺謾。而奪其利。長吏又以為擾民而不之禁。窮恚無聊。莫可告訴。故其勢必至於解仇結盟。攻剽蹂踐。殘之於鋒鏑之間。而使其志得伸也。嗟夫。為吏如此。亦見其不知本矣。通關市。戢吏民待之。如中國之民。尚誰所激怒而為此哉。自金齒過蒲縹。將至怒江。有屋床山。乃雲南百夷界限也。高山夾菁。地險路狹。馬不可並行。過是山。三里許。即

怒江。渡此江。即百夷地也。沿河下。數十里。上高黎共山。即今之通衢也。高黎共山。路亦頗險。上二十里。下一陡澗。復上三十里。至山巔。夷人立柵為砦。過岩。復下四十里許。平地。乃麓川江上流。過此則無險隘之地矣。一路從怒江西上。二十程至騰衝府。七日許到麓川。一路從雲南白崖。過景東。從木通甸至寧甸。渡河入茫施。約十日程到麓川。自怒江上流蒙來。渡至景東。沿河小渡十數處。皆可入境也。

臣按雲南地。漢時已入中國。謂為西南夷。唐末為南詔所據。後為蒙段二氏所有。自為一國。宋竟不能有之。元世祖始平大理。以其地內屬。本朝立為藩府。命黔國公世守之。今其雲南楚雄臨安大理等府。設置如內地。而更以元江永

昌之外。麓川車里等處。為西南夷。亦猶漢時自成都而視滇池也。

國初止立麓川車里。一宣慰司。今則為宣慰司者凡七焉。七者皆百夷之地。而惟麓川最大。且要。正統中以思任發梗化。降為隴川宣撫司。大抵雲南之地。其南以元江為關。以車里為蔽。而達于八百。其西以永昌為關。以麓川為蔽。而達于水邦。西南通緬甸。底于南海。東南統寧遠。而境乎安南。西北盡麗江。而通乎吐蕃。所以制馭之者。與南蠻北狄不同。蓋彼去中國遠甚。其有

今亦有不
盡然者

叛亂不過梗化虧欠歲貢而已不足為中國輕重也為今之計宜擇一要害地或景東或騰衝命將一員統軍於此守備嚴禁中國客商不許擅入其地則彼不知中國虛實而不為人所扇惑引誘設為互市有所交易許其移文通譯齎載以來使彼知中國之貨難得則不敢輕自棄

絕矣

以上西
南夷

大明一統志女直古肅慎之地在混同江之東後漢謂之挹婁元魏謂之勿吉隋唐曰黑水靺鞨唐初渠長阿固郎始來朝後乃臣服開元中以其地為燕州

置黑水府其後粟末靺鞨疆盛號渤海黑水皆役屬之又其後渤海浸弱為契丹所攻黑水復擅其地即金鼻祖之部落也初號女真後避遼興宗諱改曰女直臣屬於遼部族散居山谷至阿骨打始大易部建國曰金滅遼設都於渤海上京至海陵改為會寧府金亡歸元以其地廣濶人民散居設軍民萬戶府五鎮撫北邊曰桃温曰胡里政曰斡朵憐曰脫斡憐曰孛苦江分統混同江水達達及女直之人有合蘭府水達達等路以總攝之迨入

本朝悉境歸附自開原迤北因其部族所居建置都

司一。衛一百八十四。所二十宮。其酋長爲都督。都指揮。指揮。千百戶。鎮撫等職。給與印信。俾仍舊俗。各統其屬。以時朝貢。

臣按。女直其人有生熟之異。其地有水陸之殊。又有所謂野人者。

國初猶未內附。至永樂二年始立建州。必里兀者兀者左。右。後赤不罕。屯河。安河。八衛。三年。又置毛憐。虎兒。文失里綿。奴兒干。堅河。撒力。六衛。四年。又置古貴河。及兀者前。至劄童等。三十九衛。五年。又置阿古河。至甫門河等。三十一衛。六

年。又置納木河。至薛列河等。三十衛。其奴兒干都司。則七年置也。自卜魯兀。至塔麻速等。十七衛。亦於是年置焉。木興河。至于葛稱哥。十一衛。則八年置也。督罕河。及建州左。至于弗提。十四衛。則十年置焉。十一年。置一幹朵倫衛。十二年。又置哈兒分等。十二衛。十三年。又置渚冬。河等。十四衛。十四年。又置吉難河等。二衛。十五年。又置阿真。同真等。三衛。既有建州。又有左。正統間。又置右衛。既有益實塔山。至此。又各置左衛。與夫阿塔赤河。城討溫。茲又皆正統間所置也。其爲

千戶所凡二十處。此外又有所謂地面者。凡五十有八。古人謂女直不滿萬。滿萬則不可當。以今日觀之。凡為都司者二。為衛者一百八十四。為所者二十。又有地面五十有八。其人豈止萬人哉。我

文皇帝神謀睿筭。銷患於未萌。悉分而散之。使之力足以自立。勢足以相抗。各授以官職。而不相統屬。各自通朝貢。而不相糾合。是以百年以來。無東北之患。其間惟建州兀者。毛憐。三者部落頗眾。時或竊犯邊境。往往生于邊將之貪功。生

事。或撫馭不以道。或誅求之過其分。請擇人以為將帥。使之無事而預備之。先事而調和之。因事而切責之。不責之以非常之禮。不徇其分外之求。如此。則畏我懷德。而東北無夷虜之患矣。漢書武帝元封三年。初定朝鮮。為樂浪。臨屯。玄菟。真番。四郡。

班固曰。玄菟。樂浪。本箕子所封。東夷。天性柔順。異于三方之外。

唐書。高麗本扶餘別種。地東跨海。距新羅。南亦跨海。距百濟。西北度遼水。與營州接。北靺鞨。其君居平壤。

城亦謂長安城漢樂浪郡也

大明一統志朝鮮國周爲箕子所封之國秦屬遼東外徼漢初燕人衛滿據其地武帝定朝鮮爲眞蕃臨屯樂浪玄菟四郡昭帝并爲樂浪玄菟二郡漢末爲公孫度所據傳至孫淵魏滅之晉永嘉末始爲高麗高麗本扶餘別種其王高璉居平壤城卽樂浪郡地唐征高麗拔平壤置安東都護府其國東徙在鴨綠水東南千餘里五代唐時王建代高氏闢地益廣并古新羅百濟而爲一遷都松岳以平壤爲西京其後子孫遣使朝貢於宋亦朝貢遼金歷四百餘年未始

易姓元至元中西京內屬置東寧路總管府畫慈悲嶺爲界

本朝洪武二年王頌表賀

太祖卽位賜以金印誥命封高麗國王二十五年其門下侍郎李成桂主國事更名曰從居漢城遣使請改國號

詔更國號曰朝鮮其國分八道分統府州郡縣

臣按高麗自晉代建國至是八百餘年始易三姓在唐以前所謂高麗者止是一國五代以後乃併三韓百濟而一之在勝國時猶有耽羅今

耽羅亦為所有。其土壤比隋唐往征之時已數倍矣。然其國頗尚禮誼。安分守自。入國朝以來。恭順。

朝廷四時朝貢。不廢禮節。蓋得小國事大之禮。孟子曰。畏天者。保其國。朝鮮有之。雖然。先儒有言。君臣之道。各欲自盡而已。彼既盡。夫畏天之誠。則吾所以待之者。可不樂天以自居哉。仰惟大明麗天。而萬方之遠。無所不燭。彼夫星羅棋布之國。寸地尺天。莫不在吾照臨之下。而此下國者。依吾暘谷之隅。庇吾扶桑之陰。而其所得

之光輝。獨先于他國者。非有所私。近故也。昔者唐太宗以英武之君。親駕於樂浪。玄菟之境。而不得志。而我

朝開明堂而坐。受其朝。歲時節序。而使幣往來。曾無虛月。是故德化感召之使。然而亦壤域接近之故也。

日本在東海之中。古稱倭奴國。或云惡其舊名。故改名曰日本。以其近日所出也。吳萊曰。海東之地。為國無慮百數。北起拘邪韓。南至邪馬臺而止。芻又有夷洲。紵嶼。人莫非倭種。度

皆與會稽臨海相望。大者戶數萬。小者僅一二百里。無城廓以自固。無米粟以爲資。徒居山林。捕海錯以爲活。漢魏之際。已通中國。其人弱而易制。慕容廆曾掠其男女數千。捕魚以給軍食。其後種類繁殖。稍知用兵。唐攻百濟。百濟借其兵。敗於白江口。乃遂巡斂甲而退。今之倭奴。非昔日倭奴也。

臣按。

皇明祖訓所列諸夷國名。凡十有五。而日本與焉。而于其下註曰。日本國雖朝貢。暗通奸臣。謀爲不軌。故絕之。蓋以此國其人雖粗知文字。而心

實狡詐。海外諸蕃。如占城。真臘。閩婆之類。皆未嘗爲邊境患。惟此一國居海之中。在勝國時。許其互市。自四明航海而來。艤腫數十。戈矛劍戟。莫不畢具。出其重貨貿易。卽不滿所欲。燔城郭。鈔掠居民。海道兵卒無以應之。往往爲海邊州郡害。

聖祖灼知其故。故痛絕之。當開

國之初。四夷賓服。雖西北之虜。亦皆遠去。邊塞稽顙。闕廷。惟茲倭奴。時或犯我海道。故於山東。淮。浙。閩。廣。緣海去處。設爲衛所。居多。大抵爲

倭故也。宣德以前，彼猶出沒海濱，以為民害。正統以後，蓋罕有至者矣。向時因風候，遣舟師由海道以備之。近乃于緣海都司，委都指揮一員統其屬衛，摘撥官軍，專以備倭為名，操習戰船，以為防備。是以數十年來，彼知吾有備，不復犯邊。時或數年一來朝貢。

朝廷亦以其恭順之故，而禮遇之。噫！前日之絕而今日之容，非自相戾也。前日之詐，今日之誠也。

聖人何容心於其閒哉！

以上四方夷落之情，臣伏讀

皇明祖訓有曰：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人不足以使令。其不自揣量，來犯我邊，則彼為不祥。彼既不為中國患，而我興兵輕伐，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致傷人命，切記不可。但胡戎與西北邊境互相密邇，累世戰爭，必選將練兵，時謹備之，大哉！

聖祖之言乎萬世

聖子神孫所當佩服以為家訓者也。臣故於馭夷狄之後謹錄而備書之以垂萬世帝王統馭華夷之則。以上四方夷落之情。

大學衍義補卷之一百五十五終

大學衍義補卷之一百五十六

明

閣臣前國子監祭酒丘濬進呈
經筵日講官左諭德陳仁錫評閱

治國平天下之要

馭夷狄

劫誘窮黷之失

易師六五田有禽利執言語无咎。

程頤曰師之興必以蠻夷猾夏寇賊姦宄為生民之害不可懷來然後奉辭以誅之若禽獸入于田中侵害稼穡於義宜獵取則獵取之如此而動乃

大學衍義補

卷一百五十五

劫誘窮黷之失

一

得无咎若輕動以毒天下其咎大矣執言奉辭也明其罪而討之也若秦皇漢武皆窮山林以索禽獸者也非田有禽也

朱熹曰六五用師之主柔順而中不為兵端者也敵加於已不得已而應之故為田有禽之象而其占利以搏執而无咎也

臣按田有禽利執則禽之不在田者不利執可知也盜賊興於民間戎狄侵於境內此田有禽也若夫化外之人境外之夷未嘗侵吾地而害吾民亦猶禽獸飛翔奔走於山林之中固其所

也顧乃恣吾之貪欲恃吾之勢力以獮取之豈天所利哉易曰田有禽利執言无咎則禽之不在田非唯不利執執之必有咎可知矣此非獨人事蓋天道也

復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程頤曰以陰柔居復之終終迷不復者也迷而不復其凶可知災天災自外來眚已過由自作既迷不復善在已則動皆過失災禍亦自外而至蓋所招也迷道不復无施而可用以行師則終有大敗

以之為國則君之凶也十年者歲之終至於十年不克征謂終不能行既迷於道何時而可也以其國君凶謂其反君道也人君居上而治衆當從天下之善乃迷於復反君之道也

張栻曰易之爻辭鮮有如是之詳其凶鮮有如是之極者而獨於復之上六言之蓋自古亡家覆國反道敗德无所不在其源起於一念之微不能制遏之爾夫以陰柔之才去本之遠所謂人欲肆而天理滅者故有大敗終凶之戒也

臣按迷而能復則其迷也不終於迷而有遷善

之機改過之勇而其蔽也不終於蔽矣若夫昏迷而不復必有天災必有人禍也凡事無不凶而於行師尤甚故一敗至於塗地則禍延于國災及於民雖至於十年之久天道雖變而國勢猶不能振也智伯好戰而家以之亡隋煬伐遼而國以之覆其源之起蓋智瑤好勝而楊廣貪功故也念之迷而不知復反君道之常逆天地之德使其一敗之後迷而能復如漢武帝末年在輪臺之悔其終亦不至於亡矣

春秋昭公十有三年晉伐鮮虞

程頤曰。晉道於鮮虞而遂伐之。見利忘義。夷狄之道也。

劉敞曰。惇信明義。中國之道也。懷利尚詐。夷狄之道也。晉中國也。鮮虞夷狄也。晉惇中國之道。反行夷狄之事。故書晉以狄之噫。人之所以遠於夷狄者。惟在於義利誠偽之間耳。中國一失。則遂入於夷狄。可不慎哉。

胡安國曰。人之所以為中國。中國之所以為中國。信義而已矣。一失則為夷狄。再失則為禽獸。禽獸逼人。人將相食。自春秋末世。至于六國之秦。變詐竝

興。傾危成俗。河決魚爛。不可壅而收之。皆失信棄義之明驗也。

臣按。天地生物。其動者有三焉。曰人也。夷狄也。禽獸也。人生而幸居天地之中土。稟天地之正氣。以為中國之人。況又貴為中國帝王。而立天地之正位也哉。是宜仁育萬民。兼夷狄禽獸而愛之。可也。伐之固不可。況以詐道以行之哉。所為若此。是真夷狄而已矣。豈但中國居而夷狄行哉。

左傳。隱公四年。衆仲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

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

臣按弗戢自焚之言用兵者所宜深戒。而東林老子曰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林希逸曰好戰求勝非國之福。

臣按老氏好還之戒即曾子所謂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

魏文侯問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曰數戰數勝文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也其所以亡何也李

克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御疲民此其所以亡也是故好戰窮兵未有不亡者也。

臣按戰而數勝用兵者莫彊也然而往往至於亡如苻堅楊廣者主驕民疲之故也李克之言厥有旨哉。

漢文帝時將軍陳武等議曰南越朝鮮自全秦時內屬為臣子後且擁兵阻阨選蠕謂動也觀望高祖時天下新定未可復興兵今陛下仁惠撫百姓恩澤加海內宜及士民樂用征討逆黨以一封疆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會呂氏之亂功臣宗室共不羞恥

古之謙讓
未違者如
漢文帝可
謂中心自
得

誤居正位常戰戰慄慄恐事之不終且兵凶器雖克
所願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又先帝知勞民不可
煩故不以爲意朕豈自謂能今匈奴內侵軍吏無功
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爲動心傷痛無日忘之今
未能銷距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陞爲功
多矣且無議軍

臣按文帝此言見於史記律書帝因陳武等請
用兵而答之如此且謂其素無心於居位戰戰
慄慄恐事之不終兵凶器雖能如所願動亦耗
病今匈奴內侵其心傷痛無日忘之但今未可

如意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以休寧北陞爲
功多矣且無議軍文帝此言所謂仁人之言也
故帝世百姓無內外之繇得息肩於田畝天下
殷富粟至十餘錢鳴鷄吠狗烟火萬里可謂和
樂司馬氏載是語於律書之首以見帝天性粹
美尚德化而不務兵戎有制禮作樂之具也
武帝元朔二年匈奴入寇遣衛青擊之取河南地立
朔方郡五年遣青率六將軍擊匈奴還以青爲大將
軍明年又率六將軍擊之元狩二年以霍去病爲驃
騎將軍擊匈奴敗之過焉耆至祁連山而還四年遣

衛青霍去病擊匈奴。元封元年。帝出長城。登單于臺。勒兵而還。三年。遣趙破奴擊樓蘭。太初元年。遣李廣利擊匈奴。

胡寅曰。武帝意廣欲多。窮兵黷武。以一馬之故。戰師萬里。民力殫盡。海內嗟怨。盜賊群起。富庶之俗。至於蕭然。覺自讒人。其後大禍延孫子。接刃闕下。流血盈溝。其應慘矣。向使遵文景儉約之規。明春秋首惡之義。自家刑國。措世安寧。豈有蕭牆之震。驚望思之痛悔哉。

臣按漢武戾太子據以元朔元年生。明年即命

以戾太子為伐虜之報直廷且腐

衛青擊匈奴。自是窮兵黷武。出塞窮追。雖能制勝。快意於一時。然中國之人民。死鋒鏑。膏野草。亦多矣。嗚呼。天德好生。而立君以養民。夷狄入吾境。賊吾民。不得已驅而出之。使吾民不罹其害。可也。彼不犯吾邊。乃無故興兵出塞。求而擊之。其曲直有在矣。夫聖人體天地以爲心。兼愛華夷之民。使之各止其所。而不相侵害。天之道也。先儒謂武帝欲無夷狄。夫有華。即有夷。有陽。即有陰也。豈有盡滅絕之理哉。武帝好武功。武功非殺人不能成。帝所以立武功者。意欲絕虜。

患以爲子孫計爾。殊不知武功既立，殺人必多。殺人者，天必報之，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觀武帝卒，有太子據之禍，可鑒也已。

元光二年，鴈門馬邑豪聶壹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上召問公卿，恢曰：臣聞前代之時，北有彊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爲一，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它，以不恐之故耳。臣竊以爲擊之便。韓安國曰：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七日不食，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爲度

者也，不以己私怒傷天下之公。故結和親，至今爲五世利。臣竊以爲勿擊便。恢曰：不然，高帝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境數驚，士卒傷死，中國構車相望，此仁人之所隱也。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人君謀事，必就祖。發政占古語，重作事也。用兵者，以飽待飢，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故接兵覆衆，伐國墮城，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驅，難以爲功。從行則迫脅，衡行則中絕，疾則糧乏，徐則後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臣故曰：勿擊便。恢

曰不然臣今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梟騎陰伏而處以爲之備審遮險阻以爲其戒吾執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上從恢議以韓安國李廣王恢爲將軍將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陰使聶一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可盡得於是單于穿塞將十萬騎入武州塞未至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得鴈門尉史知漢兵所居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漢兵追至塞弗及乃皆罷兵

更可惡可殺

王恢主別從代出擊胡輜重亦不敢出上怒下恢廷尉當恢逗撓當斬恢行千金丞相蚡蚡言於太后曰王恢首爲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爲匈奴報讐也太后以告上上曰首爲馬邑事者恢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爲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單于輜重猶頗可得以慤士大夫心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乃自殺自是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胡寅曰武帝雄略不世出用兵尤其所喜然事未更練而昧於節要豈有匿形致敵覆十餘萬人而不露者乎其不爲虜所敗也幸矣覆者用兵之奇

道也善覆者靡不勝遇覆者靡不敗

臣按中國之所以取勝於夷狄者不獨以威也
蓋亦有道焉耳彼來犯我我不得已而禦之使
彼不得侵我境土害我人民劫我畜產是則帝
王制馭夷狄之道也今乃設法以誘之誘之為
言豈帝王之所務哉誘之以義固非待人之誠
況誘之以利乎誘之以利又從而害之市井小
人苟有知識者不為也況帝王乎韓安國所言
多可取者若帝王以天下為度不以已私傷天
下之公若人君謀事必就祖發政占古語重作

事也若用兵者以飽待飢正治以待其亂定舍
以待其勞此聖人之兵也漢去古未遠其言必
有所自云

宣帝時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之使不得復擾西域
魏相上書諫曰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
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
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
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
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按今年子弟殺父兄妻殺夫
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為此非小變也今左右

每讀一過
即欲下拜

不憂此乃欲發兵報織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胡寅曰：魏相之疏，止無名之兵，弭連兵之禍，恐傷陰陽之和，以生蕭牆之憂，真經國之遠猷。宰相之能事也。其尤可服者，不隱風俗薄惡，子弟殺父兄，妻殺夫之變，直以告君，此則賢者或以爲難也。人之常情，喜聞美事而惡聞災禍，風俗薄惡而相不自欺其賢矣哉。

臣按：魏相此疏，首列義應忿貪，驕五兵之名於前而繼之，以此且謂不知此兵何名，殆所謂忿

與驕者乎。人君觀此，其母急于求勝于人而必先于求勝于己乎。求勝于人雖勝，猶有後憂，求勝於己雖無一時之快，亦無異日之憂也。

靈帝建寧二年，詔遣謁者說降漢陽散羌段熲，以羌雖暫降，當復爲盜賊，不如乘虛放兵，執必殄滅，乃分遣兵進擊，追至窮山深谷之中，處處破之，斬其渠帥以下萬九千級，分置安定、漢陽、隴西三郡，東羌悉平。熲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餘級，費用四十四億。司馬光曰：書稱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夫蠻夷戎狄，氣類雖

殊其就利避害樂生惡死亦與人同御之得其道則附順服從失其道則離畔侵擾固其宜也是以先王之政叛則討之服則懷之處之四裔不使亂禮義之邦而已若乃視之如草木禽獸不分臧否不辨去來悉艾殺之豈作民父母之意哉且羌之所以叛者爲郡縣所侵冤故也叛而不卽誅者將帥非其人故也苟使良將驅而出之塞外擇良吏而牧之則疆場之臣也豈得專以多殺爲快哉臣按元后作民父母所謂民者豈止中國之民哉凡天地所覆載具形體有知識者皆吾赤子

也。聖人一視以同仁兼愛夫內外遠近之民惟恐一人之或失其所苟限區域而爲之愛惡於遐外之民必欲勦戮滅絕之豈父母之心哉

建寧六年護烏桓校尉夏育上言鮮卑寇邊請發兵出塞擊之先是護羌校尉田晏坐事論刑欲立功自効請中官王甫求得爲將乃拜晏爲破鮮卑中郎將大臣多不同者乃召百官議蔡邕議曰自匈奴遁逃鮮卑疆盛據其故地才力勁健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爲賊有漢人逋逃爲之謀主利馬疾過於匈奴今育晏虛計二載自許有成若禍結兵

連豈得中休。當復徵發。轉運無已。是為耗竭。諸夏并力。蠻夷夫邊陲之患。手足之疥搔。中國之困。胸背之癩疽。方今郡縣盜賊尚不能禁。況此醜虜而可伏乎。天設山河以別內外。苟無蹙國內侮之患。則可矣。豈與蟲蝗之虜。校往來之數哉。今乃欲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況得失不可量邪。帝不從。遣育出高柳。晏出雲中。大敗喪其節。傳輜重各將數十騎。犇還。死者什七八。

臣按蔡邕謂邊陲之患。手足之疥搔。中國之患。胸背之癩疽。郡縣盜賊尚不能禁。況欲伏虜。又

曰。欲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況得失不可量乎。此皆要言。惜帝不能從。卒致大敗。

隋煬帝大業六年。帝幸突厥。啓民可汗帳。高麗使者。在啓民所。啓民不敢隱。與之見帝。裴矩說帝曰。高麗漢晉皆為郡縣。今乃不臣。先帝欲征之久矣。今其使者親見。啓民舉國從化。可因其恐懼。脅使入朝。帝從之。敕牛弘宣旨。令使者還語高麗王。入朝。至是不至。乃謀討之。課天下富人買馬。匹至十萬錢。簡閱器仗。或有濫惡。使者立斬。敕幽州總管往東萊海口造船。

此裴矩傳
于隋處

官吏督役晝夜立水中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蛆死者什三四又敕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車五萬乘發河南北民夫以供軍須舳艫千里往來常數十萬人晝夜不絕天下騷動士卒死亡過半耕稼失時穀價踊貴斗米直數百錢重以官吏侵漁百姓窮困於是相聚為盜至是所在蜂起不可勝數攻陷城邑楊元感等乘之而起隋遂以亡。

胡寅曰煬帝前此下林邑克契丹大破吐谷渾朝赤土服伊吾致高昌降突厥來處羅無不如志此賢主所未必得者而煬帝能之所謂天助不善非

祐之也厚其毒而將降之罰耳若使軍師說客於彼七國有推敗讎讐則遼東之行未必至若是勇也。以苻堅善於治國兵威之敵施之江南遂至亡滅。又况煬帝乎。故天以武功張於前以禍亂蹙於後。然後逆賊之獄成而大罰加矣。網恢恢而不失。可不畏哉。

葉適曰高麗本微賤不足論然隋唐之所以興亡節自關係卻在此。自秦漢以來中國所甚患者不過匈奴始皇時天下新統一秘記言滅秦者胡也。於是空國以事胡又為奢侈苛刻以搖動之陳勝

吳廣因以爲亂。漢武帝亦緣累世爲匈奴所侵。欲乘其富彊。併力除治。天下困弊。幾至大亂。秦皇漢武甘心快意。其過失固不待論。然要之中國夷狄相爲權衡。因循以亂亡。尚有可言者。若高麗則東海一隅之小夷。本未嘗爲中國之難。隋文帝新合天下爲一。其時突厥已自稽首承順。煬帝巡遊親至突厥帳。偶因高麗之使在啓民。所緣裴矩一言。遂成此禍。裴矩見天下大缺已合。亦欲高麗効朝貢。以見其得意。而不知大亂之端。乃發於此。自此天下騷動。煬帝親屈萬乘。至其國都大合。天下兵力以較一城之勝負。推理論之。無有不敗。雖以黃帝之兵無能爲也。旣不能克。遂至再伐。而天下已亂。蓋陳勝吳廣所以亂秦者。在匈奴。而煬帝感所以亂隋者。在高麗。

臣按胡葉二人之論。胡氏責其君。葉氏責其臣。其言皆切要。後世人主欲興兵旅。宜以煬帝爲戒。其臣有所建說者。宜以裴矩爲戒。

唐貞觀十七年。新羅遣使言。百濟與高麗連兵謀絕。新羅入朝之路。乞兵救援。上遣使齎書諭之。蓋蘓文不奉詔。使還。上曰。蓋蘇文弒君。不可以不討。褚遂

良曰。今中原清晏。四夷讐伏。陛下之威望大矣。乃欲渡海遠征。小夷萬一蹉跌。傷威損望。更興忿兵。則安危難測也。李世勣曰。聞者薛延陀入寇。陛下欲發兵窮追。用魏徵之言。遂失機會。不然薛延陀無遺類矣。上曰。然。此誠徵之誤。朕尋悔之。而不欲言。恐塞嘉言之路耳。遂欲自征高麗。遂良復諫曰。天下譬猶一身。兩京心腹也。州縣四肢也。四夷身外之物也。高麗罪大。誠當致討。但命一二猛將。將四五萬衆。取之如反掌耳。今太子新立。幼穉。諸主陛下所知。一旦棄金湯之全。踰遼海之險。以天下之君。輕行遠舉。皆臣之所

甚憂也。羣臣亦多諫者。上皆不聽。

范祖禹曰。高麗臣屬於唐。而其主爲賊臣所弑。爲大國者不可不討。然何至於自征之乎。太宗若從遂良之言。雖伐而不克。未大失也。

太宗征高麗。房玄齡疾篤。謂諸子曰。吾受主上厚恩。今天下無事。惟東征未已。羣臣莫敢諫。吾知而不言。死有餘責。乃上表曰。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陛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且陛下每決一重囚。必令三覆五奏。素膳止樂者。重人命也。今驅無罪之士卒。委之鋒刃之下。使之肝腦塗地。獨

不愍乎。向使高麗違失臣節，誅之可也。侵擾百姓，滅之可也。它日能為中國患，除之可也。今無此三條而坐煩中國，內為前代雪恥，外為新羅報讐，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乎。願陛下許高麗自新，焚凌波之船，罷應募之衆，自然華夷慶賴，遠肅邇安。

臣按玄齡從太宗起兵，間熟知兵戈之害，且知道理識事體，故其臨終之言，懇款精切如此。所引決囚事，以明人命至重，可謂納約自牖矣。

玄宗天寶六載，帝欲使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險固，吐蕃舉國守之，非殺數萬人不能克。

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不如厲兵秣馬，俟其有釁然後取之。帝意不快，將軍董延光請行，帝命忠嗣分兵助之。忠嗣不得已奉詔而不盡，如所欲。李光弼曰：大夫以多殺士卒之故，不欲成延光之功。雖迫於制書，實奪其謀也。何以知之。今以數萬衆授之，而不立重賞，士卒安肯為之盡力乎。然此天子之意也。彼無功必歸罪於大夫，大夫何愛數萬段帛，不以杜其讒口乎。忠嗣曰：今以數萬之衆爭一城，得之未足以制敵，不得亦無害于國。故忠嗣不欲為之。忠嗣今受責，天子不過以一將軍歸宿衛，其次不過黔中上佐。忠嗣豈

以數萬人之命易一官乎。

臣按王忠嗣所言恐所得不如所亡不如厲兵秣馬俟其有釁非但可用於石堡城凡國家有事於邊夷皆當以此爲則雖然帝王舉事以義理爲主使其地本吾物也在吾有可取之義因其釁而取之可也苟非吾之故物而義有所不當取彼雖有釁吾亦不可幸災樂禍出其不意而掩有之況彼本無釁哉。

天寶十三載劍南李宓擊南詔閣羅鳳誘之深入至太和城閉壁不戰宓糧盡士卒瘴疫餓死什七八乃引還蠻追擊之全軍皆沒楊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益發中國兵討之前後死者幾二十萬人無敢言者范祖禹曰壅蔽之爲害深矣明皇信一楊國忠喪師二十萬而不知其不亡豈不幸哉國忠欺蔽如此而舉朝亦無一人敢以實告其君者蓋在位皆小人也當是時明皇享國四十餘年自以爲萬世之安而不知禍亂將發於朝莫由置相非其人也可不戒哉。

胡寅曰楊國忠鮮于仲通開南詔之隙喪師幾二十萬高仙芝擊大食喪師三萬安祿山討奚契丹

大學後義補 卷之三
喪師六萬。前此楊忠勗討反蠻，所殺又十一萬。夫為天養人者，天子之職也。將帥殺之如此，而明皇不知失職久矣。其能免乎。

臣按伊尹有言：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則是大臣受天子之託而為之養民。有一人之不得其所，乃其罪也。天子享萬民之奉而為之主，假有一人死于非命，固失其所以受天命為天養民之意。而有負於斯民，所以奉我者矣。況數十萬人之命乎。人君宜體天心，恆自念曰：一夫之生失其所，固相君者之罪。一人之死，非其命，豈非君

民者之罪乎。用是兢兢業業，深思遠念，非為民而不輕用人之命。如此，可以永保天命，而仁聲洋溢於天下，慶澤流衍於萬世矣。

德宗時吐蕃尚結贊屢遣使求和，上未之許。乃卑辭厚禮，求和於馬燧。燧信其言，為之請於朝。李晟曰：戎狄無信，不如擊之。張延賞與晟有隙，數言和親便。上亦素恨回紇，欲與吐蕃擊之。遂從燧延賞計。延賞又言：晟不宜久典兵，上乃謂晟曰：朕以百姓之故，與吐蕃和親決矣。大臣既與吐蕃有怨，宜雷輔朕。加晟太尉，罷鎮。時遣崔幹使吐蕃約和，尚結贊請以渾瑊主

盟盟于平涼。城發長安。晟深戒之。以盟所爲備。不可不嚴。延賞言於上。曰。晟不欲盟好之成。故戒城以嚴備。我有疑彼之形。則彼亦疑我矣。盟何由成。上乃詔城切戒。以推誠待虜。勿爲猜疑。城奏吐蕃決以辛未盟。延賞集百官稱詔示之。曰。李太尉謂和好必不成。今盟日定矣。晟聞之泣曰。吾生長西陲。備諳虜情。所以論奏。但恥朝廷爲犬戎所侮耳。上始命駱元光屯潘原。韓遊瓌屯洛口。以爲城援。元光謂城曰。潘原距盟且七十里。公有急。何從知之。請與公俱。城以詔旨固止之。元光不從。與城連營。相次距盟三十餘里。元

光濠柵深固。城濠柵皆可踰也。元光伏兵於營西。遊瓌亦遣五百騎伏於其側。曰。若有變。則汝曹西趣栢泉。以分其勢。將盟。尚結贊又請各遣遊騎數十。更相覘索。城許之。吐蕃伏精騎數萬於壇西。遊騎貫穿唐軍。入無禁。唐騎入虜軍。悉爲所擒。城等皆不知。入幕。易禮服。虜伐鼓三聲。大譟而至。城自幕後出。偶得他馬乘之。伏鬣入其銜。馳十里。銜方及馬口。虜縱兵追擊。唐將卒死者數百人。副使崔漢衡被擒。城至其營。元光發伏。成陳以待之。虜騎乃還。是日上視朝。謂諸相曰。今日和戎息兵。社稷之福。柳渾曰。戎狄豺狼也。

非盟誓可結。今日之事。臣竊憂之。李晟曰。誠如渾言。上變色曰。柳渾書生。不知邊計。大臣亦爲此言邪。皆頓首謝。是夕韓遊瓌表言虜劫盟者。兵臨近鎮。上大驚。謂渾曰。卿書生。乃能料敵如此。其審邪。上欲出幸。大臣諫而止。初吐蕃尚結贊惡李晟。馬燧。渾瑊曰。去三人。則唐可圖也。於是離間李晟。因馬燧以求和。欲執渾瑊。以賣燧。使并獲罪。因縱兵直犯長安。會失渾瑊而止。

范祖禹曰。人君於其所不當疑而疑之。則於其所不可信而信之矣。此必然之理也。李晟之功。社稷是賴。德宗猜忌。使憂懼不保朝夕。至於讒邪之詭計。戎狄之甘言。則推誠而信之。不疑。由其心術顛倒。見善不明故也。延賞以私憾。敗國殄民。刑孰大焉。德宗曾不致詰。使之得保首領。死牖下。幸矣。

臣按。自春秋以後。世之盟者鮮矣。德宗乃聽小人之言。而與吐蕃盟。雖以百戰功臣如李晟者。屢言之。而不見聽。卒墮戎夷之計。而爲所笑。幸而不盡如其計。使其計果行。則李晟既已爲所離間矣。而又失渾瑊。馬燧。而德宗豈不至於又出幸邪。嗚呼。戎狄豺狼也。豈可以盟結。柳渾之

言藥石也。後世謀國者所當深念而以為戒。陸贄言于德宗曰：懷生畏死，蠢動之大情。慮危求安，品物之恆性。有天下而子百姓者，以天下之欲為欲，以百姓之心為心，固當遂其所懷，去其所畏，給其所求，使家家自寧，人人自遂，家苟寧矣，國亦同焉。人苟遂矣，君亦同焉。是則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擠彼于死地而求此之久生也，從古及今，未之有焉。措彼於危地而求此之久安也，從古及今，亦未之有焉。是以昔之聖王，知生者人之所樂，而已亦樂之，故與人同其生；而上下之樂

兼得矣。知安者人之所利，而已亦利之，故與人同其安。則公私之利兩全矣。其有反易常理，昏迷不恭，則當外察其崛彊之由，內省於撫馭之失。修近以來遠，檢身而率人。故書曰：惟干戈省厥躬。又曰：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此其證也。如或昧於懷柔，務在攻取，不徵教化之未至，不疵誠感之未孚，惟峻威是臨，惟忿心是肆，視人如禽獸，而曝之原野，輕人如草芥，而勦之鈇鋒。叛者不賓，則命致討；討者不克，則將議刑。是使負釁者懼必死之誅，奉辭者慮無功之責。編

忙以困於杼軸而思變士卒以憚於死喪而念歸萬情相攻亂豈有定一夫不率闔境罹殃一境不寧普天致擾兵孳禍結變起百端孔子曰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矣蓋必然之常理至當之格言足以爲明鑑元龜貫百王而不易者也。

臣按贊言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擠彼於死地而求此之久生措彼於危地而求此之久安從古及今未之

有焉此卽大學絜矩之道孔子所謂恕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也人君恆書此數言於座右非爲生人安衆必不肯勞民殺人而爲窮兵黷武之舉矣

宋司馬光上英宗曰聖王謀事於始而慮終於微是以用力不勞而收功甚大切見國家所以禦戎夷之道似未盡其宜當其安靖附順之時則好與之計較末節爭競細故及其桀傲暴橫之後則又從而姑息不能深討是使戎夷益有輕中國之心皆厭於柔服而樂爲背叛近者西戎之禍生於高宣北狄之釁起

於趙滋而朝廷至今終未有悟猶以二人所爲爲是而
以循理守分者爲非是以邊鄙武功皆銳意而生
事或以開展荒棄之地十數里爲功勞或以殺略老
弱之虜三五人爲勇敢朝廷稱其才能驟加擢用既
而虜心忿恨遂求報復屠翦熟戶鈔劫邊民所喪失
者動以千計而朝廷但知驚駭增兵聚糧其致寇之
人既不追究而守邊之臣亦無譴責如此而望戎狄
賓服疆場無虞是猶添薪扇火而求湯之不沸也

臣按聖王之治天下。一視同仁。華夏之分。雖有
內外。而理之是非曲直。則不以內外而異焉。是

故華夏各止其所。而天下安矣。彼戎夷越疆界
而犯我內地。害我華人。奉天命以行天討。是爲
王者之師。彼處其域中。而我興師出境。出其不
意。無備而襲之。欺其衰弱。敗亡而殺之。則曲在
我矣。臣請今後邊將有不稟

朝命而擅出境。襲殺外夷者。雖功如陳湯。亦必
在所追究。若因而生事起釁者。痛加誅責。其一
時蒙昧。致有封爵。雖經數世。猶在所不宥。如此
則好功名。希爵賞之徒。知所懼。而戎狄起向慕
之心。而

朝廷享安靖之福矣

司馬光上神宗曰。羽翼未成。不可以高飛。近者未說。不可以來遠。自堯舜禹湯文武之王。下至齊桓晉文之霸。未有不先治其內。而能治於外者也。今朝廷之政。未盡修。封域之中。未盡治。內郡無一年之蓄。左帑無累月之財。民間貧困。十室九空。小有水患。卽化爲流殍。承平日久。戎事不講。將帥乏人。士卒驕惰。上下姑媳。有同兒戲。教閱稍類。則愠懟怨戾。賜予不時。則揚言不遜。被甲行數十里。則喘汗不進。遇鄉邑小盜。則望塵奔潰。此乃衆人所共知。非臣敢爲欺罔。兵法

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知彼不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陛下視今天下如此。而欲謀境外之事。起兵革之端。挑陸梁之虜。冀難立之功。此臣所爲寒心者也。爲今日之計。莫如收拔賢俊。隨才受任。以舉百職。有功必賞。有罪必罰。以修庶政。謹擇監司。澄清守令。以安百姓。屏絕浮費。沙汰冗食。以實倉庫。詢訪智略。察驗武勇。以選將帥。申明階級。剪戮桀黠。以立軍法。料簡驍銳。罷去羸老。以練士卒。修整犀利。變更苦窳。以精器械。俟百職旣舉。庶政旣修。百姓旣安。倉庫旣實。將帥旣選。軍法旣立。士卒旣練。器械

既精然後惟陛下之所欲爲復靈夏取瓜沙平幽冀收蔚朔無不可也今八者未有一而欲納邊吏之狂謀信黠虜之詭辭臣恐不得其降者數百而虜騎大至覆軍殺將邊城晝閉朝廷乃爲之宵衣旰食焦心勞思興兵運財以拯其急使天下愁困如康定慶曆之時已而卒無可奈何然後忍恥以招之卑辭以諭之尊其名以悅之增其賂以來之其爲損也不亦多乎斯乃國之大事安危所係非特邊境之憂而已願陛下深留聖思勿爲後悔乃天下之福也彼進謀者皆非實爲國家斬將塞旗拓土開境建衛霍甘陳之功也但以利口長舌虛辭大言一時誑惑聖聰欲盜陛下之官職耳他日國家有患不預其憂是豈可哉凡邊境有事則將帥遷官士卒受賞無事則上下寂寂無因微倖此乃人臣之利非國之利陛下不可不察也

臣按司馬光所言皆國家大計安危所係非特邊境事也所謂進謀者非實爲國家斬將塞旗拓土開境建衛霍甘陳之功但以利口長舌虛辭大言誑惑聖聰欲盜陛下之官職他日國家有患不預其憂若此等之事非但古有之今亦

大學後義補 卷一百一十五
有之。

明主不可不之察也

蘇軾代滕甫草奏上神宗曰爲人臣計與爲人主計不同人臣非斥壤地効首虜無以爲功爲陛下計唯天下安社稷固耳陛下聖神冠古動容舉意皆是功德但能拱泰山之安與天地等壽則竹帛不可勝紀而堯舜禹湯不是過也議者不知出此爭欲急於功名履危犯難以勞聖慮臣切不取

蘇轍言于哲宗曰善爲國者貴義而不尚功貴信而不求利非不欲功利也以爲棄義與信雖一快於目前而歲月之後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昔晉文公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者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民所亡滋多退而原降晉荀吳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吳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弗爲吳曰吾聞諸叔向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三月鼓人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吳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

大學後集卷之三十一
民怠將焉用邑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
反不戮一人以世俗言之此二人者可謂疎於事情
而怠於功利矣然要其終文公以霸天下荀吳以彊
晉國知信義之效見於久遠如此

臣按蘇軾謂人臣計與人主計不同人臣非斥
壤地効首虜無以為功人主計唯天下安社稷
固耳軾之身轍又謂善為國者貴義而不尚功
貴信而不求利非不欲功利也棄義與信雖一
快於目前而歲月之後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
此皆有稽之言有國者所當體察而鑒戒者也

元豐五年廣南西路轉運使馬默言安化州民作過
上曰默意欲用兵耳兵大事極須謹重向者郭達征
安南與昨來西師兵夫死傷皆不下二十萬有司失
人一死罪其責不輕今無罪置數十萬人於死地朝
廷不得不任其咎天下大事蓋常起于至細

楊時曰邊事之興多出於饗功幸利之人黷武玩
寇不以朝廷大計為念視生靈荼毒若非已事恬
不以為戚夫蠻獠猖獗自古然也緩之則豺噬豕
勇于紀不受命急之則鳥驚魚散依險以自匿蓋
其常態也不務撫馴之使恩威兩行乃欲幸其有

事草薙而獸獮之。以求有功。一有失律。則敗衄不支。上貽朝廷憂。此邊吏之大弊也。

臣按神宗謂天下大事常起於至細。凡事無不然。而兵戎之事尤為甚焉。楊時之言切中邊吏之病。尤宜深察。昔人有言。有邊事。邊臣之福。無邊事。朝廷之福。至哉論乎。其視時之言。尤為簡

要

徽宗時。蔡京開邊。知桂州王祖道欲乘時徼富貴。誘王江酋楊晟免等使納土。夸大其辭。言向慕者百三十峒。五千九百家。十餘萬口。其徬通江河之衆尚未

論也。王江在諸江合流之地。山川形勢。據諸峒要會。幅員二千里。宜開建城邑。控制百蠻。詔以為懷遠軍。祖道在桂州四年。厚以官爵金帛。挑諸夷。建城邑。調兵鎮戍。輦輸內地。錢布鹽粟。無復齊限。地瘠癘。戍者歲亡什五六。實無尺地。一民益於縣官。蔡京既自以為功。至謂混中原風氣之殊。當天下輿圖之半。祖道用是超取顯美。

臣按史臣謂諸蠻溪峒茅瘴。非人域。鳩虺與居。况無敢闖吾圍。蔡京乃使王祖道張莊之徒。鑿空為功。舉中國重貲。棄諸不毛。而文飭奸慝。鋪

張表賀徽宗亦偃然受其欺好大黷武之心一
侈而燕朔之謀作矣詩曰池之竭矣不云自頻
泉之竭矣不云自中徽宗之耗內貪外馴召禍
敗迹所從來此其本也嗚呼可不戒哉

宣和三年欲復燕雲蔡京童貫主之鄭居中力言不
可謂京曰公為大臣國之元老不能守兩國盟約輒
造事幾誠非廟算使百萬生靈肝腦塗地公實為之
時睦寇也方臘初平帝亦悔於用兵王黼獨言曰兼弱
攻昧武之善經也今而不取燕雲女直即疆中原故
地將不復為我有帝遂決意治兵黼於三省置經無

房專治邊事不關樞密括天下丁夫計口出筭得錢
二千二百萬緡以充用黼專領其事乃以童貫為宣
撫使蔡攸副之勒兵十五萬巡北邊以應金時有朝
散即宋昭上書極言遼不可攻金不可鄰金必敗盟
為中國患乞誅王黼童貫趙良嗣等且曰兩國之誓
言敗盟者禍及九族陛下以孝理天下其忍忘列聖
之靈乎陛下以仁覆天下其忍置河朔之民於塗炭
之中而使其肝腦塗地乎除昭各編管海州先是燕
雲之議起廣安軍草澤安堯臣上書曰天生北狄謂
之犬戎投骨於地信然而爭者犬之常也今乃搖尾

乞憐非畏吾也。蓋邊境之上。未有可乘之隙。陛下將起燕雲之役。異日唇亡齒寒。邊境有可乘之隙。狼子野心。安得不蓄其銳。而伺吾隙。以逞其所大欲。邪臣又觀自古國家之敗。未嘗不因宦者專政。此曹手執帝爵。口銜天憲。則臣下之死生禍福在焉。劉蕡謂自古宦者預軍政。未有不敗。國喪師者。請以誤國之大者。借童貫而論之。貫起甲微。陛下付以兵柄。汲引羣小。易置將吏。以植私黨。自兵權歸貫。紛更殆盡。賞罰不明。兵氣委靡。中外之人。咸謂貫深結蔡京。同納燕人李良嗣。以為謀主。其唱北伐之議。經營之久。國乃

困乏。乃始方田以增常稅。均糴以充軍儲。茶鹽之法。朝行暮改。民不奠居。苟能速革其弊。則赤子膏血。不為此曹涸也。奏入不省。其後轉糧以給燕山。民力疲困。鹽額科斂。加之連歲凶荒。饑民並起。為盜。女真乘之。遂至失國。

臣按宋徽宗用蔡京。王黼言。任宦者童貫開邊。遂至九廟丘墟。社稷淪亡。人君之舉事用人。切不可不深長思慮。毋徒快一時之欲。徇一人之私。以啓九族之禍。戕億兆之命。貽千古之羞。元世祖至元十八年。擊日本兵十餘萬。死于海島。還

者僅三人

臣按元世祖在位之日擊緬甸擊爪哇擊占城擊日本殆無虛歲其所以窮兵黷武比之秦皇漢武何如哉夫以長城之築出塞之師所以為中國生靈計耳蓋以害中國者莫如北狄方吾盛時苟不驅之除之異日為吾子孫害必深也秦皇漢武之心不過如此世祖之擊此諸國則異於是緬甸接於百夷占城隔乎交趾爪哇日本皆在炎天漲海之外地勢不相接也兵刃不相及也而必征之何哉利其所有耳蓋聞此諸

如此所為而士大夫在其朝者可鄙甚矣安得以元人仕元為解

國多珠貝寶石之類欲得之耳嗚呼求無用之物害有用之人為人民之主而殺人以為所欲一之不已而至再至三嗚呼世祖為此豈復有君入之道哉彼夷狄之主無足恠耳後世履二帝三王之位為華夏人民之主者慎勿效尤以上劫誘窮黷之失

大學衍義補卷之一百五十六 終

大學衍義補卷之五

以土味養脾之夫

帝三王之治其華夏人與之主其於時也

或人之養若始與終之主其於時也

一之不出而再至三則其出而

養其不用之人與人與之主其於時也

則其養其不用之人與人與之主其於時也

六十八雅